

寻梦羊角碛

——恒远的涛声与澎湃的激情

◇鄢 立

—

在历史的回眸里寻梦羊角碛。

羊角碛，曾是长江支流乌江四大古镇（羊角、龚滩、洪渡、淇滩）之首，地处乌江流域四省十六县进入长江水道的要冲，素有“乌江咽喉”之称。《重庆涪州志》记载：“乾隆五十五年（公元1785年）六月九日，（李家湾）山崩成滩，乱石棋布，绵延五六里，转峡处，江水高数丈，湍急汹涌，秋壑险绝，半涨亦恶。上下船必出载，虚舟乃可行也。”这一次大岩崩，倾泻的乱石与狂澜的江流抵力相抗，呼山喊水，宛若羊角之状，由此得名羊角碛。碛外的五里长滩是乌江的险滩之王，五滩相接，绵延五里，横飞竖转的漩涡和急管繁弦的湍浪，摩云触天的峭岩和直射灌流的碛角，给纤夫和船工搭起一道“端起灵牌吃饭”的阎王关，有“十船九翻”之险，船过这里都得盘滩。所谓盘滩，船到五里滩得卸货下人，从滩的一头，沿碛岸通道转到另一头，再装船走人。俚语云：“客过要起岸，货过要人搬；若要强行过，过滩船必翻。”

羊角人很难说清羊角碛的历史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一条波涛激越的乌江就是自己的饭碗。滩筏栖所，野渔渡头，丹砂炼场，盐卤苦地……在时光缤纷的源头，历史漫漶，烟云斑驳，涛声恒远。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记载：“涪州辖武陵白马津东三十余里，江岸有成泉。初康定间，有程运使舟次鹤岸，闻江岸有硫磺气袭人，谓此必有盐泉，驻舟，召工开之，果得咸脉。”所指就在羊角碛附近的石床村。从石床村上行几里有盐井峡，古时巴人都在这里凿井取卤熬盐，或隐或现的遗迹，勾人遐想。《武陵县志》记载：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，羊角碛系涪陵第十八区，建羊角镇管辖三十七个保，第二年改为第九区，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成立武陵设治局，羊角镇划属武陵，一直是区镇乡等政府单位的驻地。抗战时期，宜昌沦陷，长江受阻，国民政府成立川湘水陆联运处，抗战物资由重庆经长江运抵涪陵，由乌江抵彭水龚滩，然后转至湖南前线。1949年后，羊角碛在行政区划调整中有羊角乡、羊角区、羊角镇党政机关所在地等角色转换。谁也说不清羊角古镇的历史，因为历史的光影掩入了乌江的最深处，与江流一起澎湃，一起沉寂。

在民间记忆，羊角碛名噪于乾隆五十五年大岩崩之后。极盛之时，此地聚户三四千，住人两三万，庙宇四五处，戏台五六家。大江上，歪屁股船、蛇船来往如梭。歪屁股船，头高尾歪，腰身高大。蛇船，头尾尖翘，腰身细长。这里停靠乌江船帮乌金帮、盐船帮、杂货帮等船只百余艘，多达三四百艘。黔北商贾、湖广贩客、小河船帮、袍哥洪门在这滩上的古镇，炫起夜夜灯火，处处莺歌。茶馆戏台夜夜上戏，傩舞苗戏，闯滩号子，土家软语，老龙门阵在这弹丸之地，煽起飘飘渺渺，如梦若幻。川剧变脸，傩戏封神、苗家蚩尤戏、土家茅古斯也在这依山傍水之处，渲染泪眼婆娑，柳暗花明。饕人的滋味得数老醋、豆腐干、羊肉汤锅、羊蹄花、斑鸠窝豆腐、糯包谷耙蘸蜂蜜、蜂糖梨、岩石榴、猪腰枣……老醋、豆腐干是传承几百年的手上功夫，甘冽的山泉、精实的黄豆、精粹的土麦一脉相传的冷香，蘸着乌江的太阳凛风的味道。蜂糖梨、岩石榴、猪腰枣是乌江涛声喂养的稀罕，入嘴甜在心、爽到骨髓，随山顶的星月高悬于记忆。羊肉汤锅、羊蹄花、斑鸠窝豆腐、糯包谷耙蘸蜂蜜……炖得热老公的

心，系得住稀客的嘴，拴得住娃崽的舌头，团得拢左邻右舍的真情意，一手的操持，一口的赞叹，是逝水年华的柔情蜜意。

羊角人敬天畏地。敬龙王，敬的是一江险水。敬山神，敬的是一条白马山“黔蜀门扉”古幽商道。敬孔子，敬的一脉书香传家的古雅。敬观音菩萨，敬的是一生救苦救难的皈依。在五里滩南岸，百丈危岩峭壁处，有一个天然大溶洞，人称观音洞，一座高数丈自然天成的石观音像，在洞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洞中有一巨石鼓，以物击之，铿然有声。明末清初，羊角人依势随形，开山凿石，上砌下补，建了玉皇殿、观音殿、罗汉殿、香房等建筑。每年农历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观音会，上万善男信女都要焚香朝拜。此时，羊角碛热闹非凡，唱堂戏，高台狮舞，乡间杂耍，嗨皮冲壳子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这些尘封在时间里的缤纷，在羊角碛残存的诗文碑刻和破垣断壁上能觅得一鳞半爪，更多的密封在蛇迹般的传说。

羊角碛没有文化的蚁道，滩碛上的每一块礁石都睁着文化的眼睛。清代蜀中诗人陈答猿《乌江行》挥洒出羊角碛一幅激情的画意：“五里长滩乱石横，狂流倒注迅雷鸣。扁舟一叶从天降，稳渡银河骇浪平。”还用《烈女石》抖落一纸精粹的浓墨：“碛旋如羊角，汹汹五里滩。倾斜崩岸远，上下过船难。上产名麸藿，涛声撼竹栏。佛岩传烈女，才被贼摧残。”他直接用一首《羊角碛》倾泻一腔的回肠荡气：“怒涛横棹枕寒流，飒飒西风夜不收。几度飞凌笪远树，半轮凉月照孤舟。残魂飘荡龙岩去，大气扶摇羊角游。志忘乡心迷蝶梦，醒来犹在此滩头。”品读这些鲜活的字句，如渴饮窖藏经年的酒，缭绕根根顾念的根须。舟行乌江的刘禹锡、黄庭坚、翁若梅……无数文人墨客把诗意的目光抖落在羊角碛的记忆。

二

在尘封的记忆里寻梦羊角碛。

我八岁那年清明节，我随父亲挤进一辆裹满泥尘的大客车，从乌江支流大溪河边的鸭子塘，颠簸翻越了百余里弹子山之后，在白马窠船改乘乌江驳船，第一次见到了羊角碛。

正午阳光下，一江浩浩碧水从巉岩之间滚滚而出，黧黧闪闪，直刺我的心魄。登上铁驳船，在波涛起伏的震颤中，我热血沸腾。在峡窄风乱之中，我感受了驳船颠簸似的颠簸和如老牛负重般的牵引。在难耐的曲曲蛇形之后，船到了五里滩。船上和岸边陡然腾起一阵歇斯底里的吼喊。船上喇叭叫了，船员忙了，乘船的人慌了。父亲说：“这是要绞滩，又叫扯船，过去是人力啦，现在是在绞滩机绞。”我想去船舷边看。父亲抓紧我的手，厉声骂：“去讨死！”我惊愕盯住怪兽似的父亲。船在剧烈颤抖，在密集颠簸。船头汽笛在哮喘，船舷边绞索在呻吟。父亲说：“抓紧板凳”。巨浪拍打在船舷上，飞浪扑进船舱里，满舱里满是惊叫。底舱里的发动机狂躁轰鸣，驳船蚯蚓似抽搐行进，左右哆哆嗦摆。湍浪一会儿打在左舷边，一会儿打在右舷边，船舱里满是积水。绞绳蚀骨的摩擦声，人群惶恐的哄闹声，船员粗野的呵斥声，巨浪冲撞的轰隆声，父亲喃喃的劝慰声，在我的脑子里缠成了乱糟糟的一团，肚子里更是翻江倒海……在羊角碛趑趄起步，我的飘起的魂才归了位，悬起的心才落了窍，耳朵里是五里长滩一片涛声，眼睛里是炫动的激湍阳光和澎湃的激情。

在羊角碛北岸宽宽岩下，洞溪掩映的龙骨石嶙峋之处有一片坟场，是一群闯江

汉子灵魂的栖所。父亲在荒僻生冷的坟场插了祭奠的纸帆，极细心地从坟堆茅草从里拣出凌乱的残枝枯叶，垒实松碎了的石头，燃几支香烛，烧几叠惨黄的纸钱，炸几挂鞭炮，对接虔敬。这是1972年清明，离乡二十余年的父亲第一次回乡祭祀，用一个血脉相续的简单仪式，让我明白我生命的根脉就在于此。三十八岁的父亲端坐在褐石上，仰迎一轮光艳艳的斜阳，痴望浩荡奔腾的碧水，在疏离与迷茫中咂味生命之源的勾连。我无法估摸父亲此时的心境，在他木然的脸上也琢磨不透他当年远离乌江的毅然与决然，只隐隐感到他对羊角碛有一些没法言说的无奈。或许是负笈求学的热望和找寻新天地的召唤，羊角碛在父亲的生命里或是一个孤独浮游的精神泊地。

夕阳滑落在山边，我们走在了羊角碛老街上，走进一幢低矮又破旧的临江吊脚楼，门柱散落虫蛀的黄尘粉，窗子斜扭像要脱落，关不紧风。这是我堂伯郑浩明的家，堂姐远嫁，堂兄远走他乡。堂伯背微驼，满头灰白，解放前是羊角碛的滩师，已年过花甲。堂伯见了我们，无半点惊喜，沙哑呼道：“回来了。”父亲“唔”一声，坐在门口板凳上。父亲叫我喊伯伯，我向着一张满是皱纹古铜色的脸喊了一声伯伯。堂伯一只粗硬的手摸了摸我的头，他问：“去楼房沟了？”父亲说：“去了，午饭在幺娘家吃的。”“娃崽这么大，过得？”堂伯问。父亲说：“你该出去才好，老了得靠。”堂伯沉着脸说：“羊角碛拴住了我。”他们话不投机，父亲遥指窗外的山崖，对我说：“我小时候，爬上去过。”山崖上，几棵高大的老树斜撑狭天，一只老鹰在高旋。堂伯钻进屋里，窸窣穿窄一阵之后，拿出一杆古旧的铜喇叭，用衣角擦了擦喇叭上的尘灰，对我说：“不说不顺心的，吹个曲儿，催你堂婶回来煮夜饭。”

西天流霞。堂伯昂首敞胸，铜质的喇叭声一丝丝溢出，像微风拂面，像雨燕掠柳，又如若清泉淌草地，恰似月光洒窗，犹思如忆，仿佛一双肥腿踏上软软的乡间小路，款款走进了温馨的家门。一会儿，喇叭变得慢慢沙哑，或若一头负重低喘的老牛，更似一条在冷岩上磨搓有声的纤索，既硬又涩。我不由凝视堂伯在喇叭孔上缓缓颤动的手指，干瘦得只剩皮肉的手指像要把什么东西塞进黑洞洞的音孔。突然，沙哑的喇叭声陡然变调，尖利的呼啸扑面而来，时而惊涛拍岸，时而阴风惨惨，恍若撕肝裂肺的呐喊，好比断筋碎骨的咆哮，山一般沉，岩一般重。这时候，乌江上驶过一条驳船，嘶叫声声冗长的汽笛顺流而下。屋里的喇叭声与窗外的汽笛声，慷慨交碰，嘈嘈切切，别有一番刮骨之气。汽笛渐渐消隐了，在短暂的停顿之后，喇叭微微响起，似乎陷入万丈的深渊，误入四无退路的绝境，那若有若无的呻吟，飘飘渺渺的低泣，是无奈，是凄清，是孤寂，是不堪言状的忍受，仿佛在追逐远逝的英灵，在找寻一颗傲然天宇的雄心楚濯泥泯的伤口。我的滩师堂伯尽情吹奏着喇叭，袒露着羊角碛红白喜忧最动情的直白，奔涌着赐以生命土地的难以割舍，张扬着生命之帆难以释怀的坚守，剥离着在喇叭之外毫无遮挡的真诚。父亲竟如一尊岩石，峭楞楞地凝望窗外的五里长滩……

堂伯的喇叭告诉了我，这里是父亲辈的衣袍血脉之地。

三

在滩师的故事里寻梦羊角碛。

从长江边的涪陵出发到贵州沿河，羊角碛的五里滩是第一道生死关。船只通过五里滩，都是一场生命的搏击和力量的比拼。因为盘滩，在1956年前的一百七十年的历史里，这里积聚了大量的苦力和扯船子（羊角碛纤夫的别称），在大岩崩后诞生了一种特殊职业——滩师。滩师是在五里险滩上豪赌的职业，多时达二三十多人，上下的江船靠他们才能闯过要命的五里长滩。他们个个是浪里白条，对五里滩的明石暗礁了如指掌，一身熟稔的驾船闯滩的硬本领。在高亢激越号子中，他们驾着各种船只上滩下滩，除非洪峰恶卷，人力不敌，不会轻易停歇。

1984年夏天，我武陵师范校毕业，独自回了一趟羊角碛，看望了病中的堂伯。堂伯满头花发，十分羸弱，领我在碛上走了一遭。我看到了锈斑斑的绞滩场、石坑深深的盘滩道，勒迹殷殷的扯船道。在热辣辣的江风里，我听了堂伯引以自豪的点滴。“穷不习武，富不拉船。”羊角碛姓郑的，是靠拉船吃饭的一族。堂伯三十五岁跟学滩师出师，筋壮力强，浑身是胆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吞肉，是一名响当当的“水上瓢”。过滩的船老板和他谈拢了价钱，他一口喝掉一大碗老鹰茶，一抹嘴，一挥手，领着篙师飞身上船……

最凶险是把舵上水船。一群只穿裤头光着脚的扯船子（羊角碛人把纤夫叫做扯船子），贴着乱石嶙峋的碛岸拉船，一般数十人，船大的上百人，水急浪险时拉大船人达两百多人，拉大驳船用人就更多了。水急，滩长，浪高，拉滩、闯滩都是异常艰苦的养命活儿，扯船子谣道出了扯船人不尽的辛酸：“手扒乱石脚踏沙，纤索勒骨似刀刮。鼓起板筋肌号子，甩开膀子把船拉。”一滩的拉纤号子短促而雄浑，凄厉低沉：“往前梭哦……吆嘴……哦嘴……嘿着哟……咳吆哟……”几十几百人呼喊：“咳吆，咳吆，咳吆……”峡谷在热血和汗水凝聚的号子中慷慨激昂，太阳流云在雄壮激烈的吼喊生中光彩熠熠。船上前有篙师后有舵手，篙师以撑竿点拔岸石，舵手扶舵柄调整航向。这个时候，堂伯心头万念不生，抓稳舵子，盯直眼子，在翻滚的激流里探出一条活着的路子，只有天晓得，是生还是死。船至急流处，上船和下水僵持冲撞，激浪飞溅。这时候，号子头在声嘶力竭地领喊：“嗨哦……吆哦！咳呀咗，咳呀咗，还有几桡！”扯船子鼓起浑身力气拼死搏，还齐声应和：“咳咗，咳咗……”峡谷在一昂头，骑上险口，号子头刚劲地吆喊：“咳呀咗，咳呀咗，就过滩哪！”扯船子咬牙勇进，狠喊：“咳咗，咳咗，咳咗！”歪屁股大船挺过了滩口。如果船没能过滩，纤夫挺不住，后退了一尺，江涛的冲击力万夫莫挡，即使拼掉老命也无力回天了。这更是考验滩师的时候。堂伯一脸从容，凝神定神，一眼坚毅，把必胜的信念束缚于一发之间，引着吱吱嘎嘎响个不停歪屁股木船，躲过一处又一处礁石，避开一股又一股恶流。江船安然上滩了，堂伯才松了一口气。

也有凶险的意外，歪屁股木船被齐头巨浪在滩口上打退下来。这时候岸上的纤夫得赶紧丢掉手里的纤索，跑回下游扯船的起点。堂伯用命悬一线的胆气，稳舵，再稳舵，把舵稳在心尖上，躲过掀船的“夹皮水”，穿过盖顶的“午娘浪”，直到把船稳在了起点。如果稍有差错，歪屁股木船定会触礁摔烂，船上的人必然波浪翻滚。但据说：滩师吃的是命饭，用的是死钱，喝的是

还魂汤，闯的是鬼门关。”船再一次上滩，号子也变了。号子头领唱：“脚踏石头手扒沙哎……”扯船子合唱：“咳咳！”领唱：“弯腰驼背把船拉哎……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领唱：“一步一躬一把泪哎……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领唱：“恨不能把天地砸哎……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辛酸的号子声在峡江上声声入耳，激越人心，船被一步一步拉上了滩口。在拉纤过程中，滩师若有闪失，船身会“打张”，即船头被拉横，扯船子被纤索拖下水。遇到岸是石壁，纤夫手抓壁上的石孔，脚掌蹬住只容一个脚尖的石坑，稍有不慎就葬身江底，尸体得到十几里之外的桐麻湾才去捞。扯船子拉船，弯腰屈背，步态一瘸一拐，被人称为船拐子。俗语说：“煤炭娃是埋了没死，船拐子是死了没埋。”

行下水船凶险小一些，但滩师得的钱也少一些。这时的扯船子号子舒缓了。号子头依然领唱：“清风吹来凉悠悠哎……”纤夫合唱：“咳咳！”领唱：“连手推船下涪州……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领唱：“有钱人在家中坐……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合唱：“哪知穷人忧和愁……”合唱：“咳咳！”堂伯细心地循着耳边的水声，在一起一落之间，驾船顺江流而下，在出滩口交了船，望着江船平安离去，他也会对天高嚎几嗓子：“脚踏石头手扒沙地嘿嘿地，风里雨里闯天涯地……”

堂伯庆幸自己当滩师没出过一次大祸事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炸礁平滩，疏浚航道。1956年后，涪陵地区中心航道管理站在碛岸建绞滩站，二十四个男人推动一台绞滩机，转动钢丝绳牵引船只上滩，堂伯的滩师生涯在此终结。堂伯还说起羊角碛的女扯船子，堂婶也做过，女扯船子的头是下街的杨惜珍。羊角碛的女人一般是不扯船，只是在过上水船太多，男人忙不过来的时候才去扯船。女扯船子扯一趟船过羊角滩，三十几个人一组，扯一趟得用一个多钟头，她们拉完一趟滩只觉全身瘫软、筋骨疼痛，繁忙的时候，从早到晚一天得拉十来趟，这是女人最苦的活。羊角碛女人主要干的是搬运货物的活，从下滩到上滩，在乱石礁上她们用篾背篋搬货，一背最重是两百多斤，她们都是在苦里创食的好女人。

在古镇下街，我碰上一位端着筛子卖米粬的豁牙老汉。他姓唐，快八十岁的人，扯过船。我说了堂伯的名字，他连说晓得。我说起了五里滩号子，他竟放下筛子喊了一段：“吆来哟，吆哦，嘿吆吆嘿吆，嗨嘿，哟哟，嘿嘿……穿恶浪，嘿哟，闯险滩哪，嘿哟；兄弟们哟，嘿哟嘿哟，斗劲来哟，嘿嘿拉哟；媳妇在屋头，嘿哟嘿哟，等我回哟；嗨嘿，生个儿子，嗨嘿，考状元哪，嗨哟哟……”豁牙的嘴虽不关风，但有一股子敢和命运叫板的劲。在粗犷的号子里，我触到了羊角碛生生不息的一脉。

寻梦羊角碛，恒远的涛声与澎湃的激情，融入了宁静祥和的岁月。2017年，为避除危岩地质灾害，武陵启动了羊角碛古镇整体大搬迁，迁移至武陵城区附近的土坎镇。2020年，羊角镇与土坎镇合建成羊角街道，羊角碛以一个遗址公园的规划烙在羊角人的祈盼里。我一次次探访羊角碛，寻梦一座遗址公园，尘埃落定的旧梦、无言的回响已是骨头里的惊雷；寻梦一轴古镇新貌，太平盛世的大梦、翘首的追寻已在怡然入诗的画境。

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竣工在望，高峡平湖，画廊奇幻，羊角碛是一座寻梦园，在武陵山锦水丽的顾盼里，舒卷着大梦飘渺的过往，厚实着风采盈盈的岁月。

